airiti

中共海軍啟動戰略轉型：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

謝游麟*

中共國務院於 2015 年 5 月 26 日發布《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這是自 1998 年以來中共所發表的第九部國防白皮書，也是首部專門闡述中共軍事戰略的白皮書。與以往國防白皮書相比，中共這部白皮書在架構與內容上較具創新性、戰略性、全面性及擴張性，並展現以下特點：明確了中共軍隊新使命與新任務、賦予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方針更寬廣內涵、將軍事鬥爭準備基點放在「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上、首提「海外利益攸關區」（the Areas Crucially Related to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首次披露「重大安全領域力量發展」及海軍戰略的重大轉型等。其中海軍的轉型，除了攸關中共海軍未來的建設與發展外，更涉及中共國家利益、海洋戰略及海軍外交等層面，值得關注與深入解析。

中共海軍各階段之戰略

中共海軍戰略的發展，概可區分「近岸防禦」（Coastal Defense）、「近海防禦」（Offshore Waters Defense）及「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the Combination of "Offshore Waters Defense" with "Open Seas Protection"）三個時期，這也意謂著中

* 作者為陸軍專科學校兼任助理教授。

airiti

共海軍的任務與能力將由「沿岸海軍」(Brown Navy)、「近海海軍」(Green Navy)，朝向「藍水海軍」(Blue Navy)發展。[1]

一、「近岸防禦」時期

1950 年 4 月中共正式組建「海軍領導機構」，海軍建軍初期大都由中共陸軍部隊重組而成，並完全接受俄式裝備與訓練模式，且在初期因裝備技術落後、國家經濟實力不足及受韓戰爆發等國內、外形勢的影響，故以「近岸防禦」為其海軍戰略。主要任務為協助陸軍實施海上戰略追擊、解放沿海島嶼、突破海上封鎖及保衛沿海安全為主。[2] 此時中共在海軍建軍上則以「飛(海軍航空兵部隊)、潛(潛艇部隊)、快(魚雷艇部隊)」為整備方向。

二、「近海防禦」時期

自 1980 年代以後，中共海軍戰力逐漸成長，對海洋資源的需求與海洋權益的爭取，漸有所體認，尤其是與相關國家在南海主權上發生衝突後、及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提出後，中共更加重視海洋的經略與海軍的建設，遂於 1985 年將原本的海軍戰略「近岸防禦」轉變為「近海防禦」。[3] 中共海軍發展

---

[1] Lamont Colucci, “Beijing’s Drive to Become a World Naval Power”, May 28, 2015,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418959/rising-threats-china-lamont-colucci.

[2] 沈明室等，「中共海軍戰略發展對南海局勢之影響兼論我具體作法」，**八十九週年校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2013 年 5 月 17 日，頁 166。

[3] 曲明，**2010 兩岸統一：中共邁向海權時代**(臺北：九儀出版社，1995 年)，頁 59-61。

airiti

近海防禦戰略具有以下考量：1. 首先該戰略能夠涵蓋包括臺灣、西沙與南沙等重要島嶼，同時對於中共沿海經濟發展省分，也要能做到擴大防禦縱深的前進防禦部署；2. 在和平時期該戰略可以增進海洋經濟與海洋資源運用，使中共能在海洋利益獲得保障的前提下，增強對區域與全球的政治影響力；3. 該戰略能夠防止或打破敵人的封鎖，並有助於其海軍對敵人海上交通線進行控制，進而能夠確保沿海與島嶼對外海運線的暢通；4. 該戰略能夠讓海軍兵力在海上進行機動配置，以利於與海岸防禦兵力協同作戰。[4]

三、「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時期

中共於 1997 年「十五」大時提出「21 世紀海軍發展戰略」，要求將「近海防禦海軍」轉向「區域型遠洋海軍」發展。[5] 自此之後，中共不斷提高其海軍現代化綜合戰力、增強戰略威懾與反擊能力、發展遠海合作與反制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作為指導，強調遠海訓練及非戰爭軍事行動訓練模式，且大肆建造各類新型潛艇、護衛艦、萬噸級制式醫院船、大型保障艦船以及救護艇、艦載機、救護直升機和海外基地整建等作為看來，中共積極整建一支能夠遠洋作戰之海軍武力的企圖至為明顯。[6] 從具體實踐來看，中共海軍於 2007 年派遣醫療船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進行醫療服務；2008 年

[4] 張蜀誠，「剖析信息條件下共軍海軍近海防禦戰略」，**空軍學術雙月刊**（高雄），第 622 期（2011 年 8 月），頁 47。

[5] 江暢，＜中共海軍戰略思想演進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第 36 卷第 2 期（2002 年 2 月），頁 25。

[6] 劉啟文，「從中共海軍的演進談未來戰略發展」，**海軍學術雙月刊**（高雄），第 46 卷第 2 期（2012 年 4 月），頁 55。

airiti

12 月起連續 6 年派遣軍艦赴亞丁灣執行打擊海盜任務；2011 年參與了利比亞撤僑活動；2012 年 10 月中共航母成軍；2015 年 5 月中俄於地中海東北部海域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另外，自 2010 年至今，共軍各艦隊向西太平洋從事跨區長航訓練約 20 餘次，最遠到達小笠原群島以東地區，以展現其「遠海防衛」之戰略企圖與能力。[7]

中共海軍戰略轉型之意涵分析

從以上這些事件足以驗證中共海軍走向遠海將成為常態，與之相應的執行遠海多樣化任務的能力也將得到提升。至於中共海軍戰略逐步由「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型結合」轉變，其主要意涵分析如下：

一、力求海軍的發展與國家利益的拓展相適應

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與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共對於海洋資源、能源、空間的依賴程度也與日俱增，相對地對於國家利益的維護及海上運輸通道安全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近海防禦」已無法滿足現今中共國家利益的發展。[8] 因此，中共力求其海軍的發展需與國家利益的發展相適應，尤其中共海軍司令員吳勝利就曾指出「國家利益的領域拓展到那裡，戰鬥力建設的能力範圍就到那裡」、「國家利益的威脅來自那

[7]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 102 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13 年），頁 49。

[8] Dennis J. Blasko, “The 2015 Chinese Defense White Paper on Strategy in Perspective: Maritime Missions Require a Change in the PLA Mindset,” *China Brief*, Vol.15 No.12（May 2015）, p.3.

airiti

裡，戰鬥力建設的核心能力就指向那裡」，做為其海軍軍力發展的註腳。[9] 另外，《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中提及中共現階段國家利益已逐漸向海洋、太空、網路空間拓展，這三者乃國家安全的前沿地帶，與國家主權和利益息息相關。共軍不僅要維護國家的「領土邊疆」（Territorial Borderland），還要維護國家的「利益邊疆」（Interests Borderland）；不僅要成為「國家生存利益」的捍衛者，還要成為「國家發展利益」的捍衛者。[10] 因此，在國家利益的視野下，中共海軍戰略的轉型有其必要性。

二、延長海上防禦縱深以確保國防安全

《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第一部分 - 國家安全形勢，提及「個別海上鄰國在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問題上採取挑釁性舉動，在非法占據的中方島礁上加強軍事存在。一些域外國家也極力插手南海事務，個別國家對華保持高頻度海空抵近偵察，海上方向維權鬥爭將長期存在。」中共依照國家安全形勢的判斷，已將積極防禦的「戰略方向」（Strategic Direction）轉向「海上」，並將軍事鬥爭準備基點放在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上，突出海上軍事鬥爭和軍事鬥爭準備。在海上軍事鬥爭方面，中共認為隨新軍事革命的發展，武器裝備的打擊精度和距離均大幅增強，海上戰場的範圍不斷擴大，僅僅立足近海防禦已不能有效維護國家海上方向安全，必須

[9] 陳萬軍等，「吳勝利：海軍能隨時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2009 年 4 月 15 日，http://news.163.com/09/0415/23/56VQ9U20000120GU.html。

[10] 胡光曲，「軍人要維護領土邊疆也要維護利益邊疆」，2013 年 1 月 16 日，http://big5.huaxia.com/thjq/jsxw/dl/2013/01/3169269.html。

airiti

延長海上防禦縱深，擴及遠海，藉此增加戰略預警及緊急應變時間，禦敵於國門之外，減少對沿海地區和大陸腹地的破壞，以確保國防安全。[11] 另外，中共海軍向「遠海護衛」轉型，亦為其海軍走向遠海或武力投射尋找「師出有名」的平臺，並為其組建遠海打擊武力建設鋪路。

三、拓展遠海能力成為「海洋強國」的戰略支撐

中共的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指出，要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以建設「海洋強國」（Maritime Power）為戰略目標。[12] 而要建設海洋強國，中共也認為必須要有三大綜合力量，即要有強大的海上利用、開發和保護力量；強大的海上維權執法力量；強大的海軍國防力量。[13] 其中海軍需能勝任和完成四個戰略使命，始能完成海洋強國夢：1. 是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捍衛國家海洋權益，並擴大東南沿海地區的防禦縱深；2. 是確保對國家經濟至關重要的海上航路暢通，保護國家商船的自由航行；3. 是保衛日益擴大的海外貿易與投資利益；4. 是擔當維護世界和平和海洋安全的任務。[14] 若中共海軍要達成上述使命，成為海洋強國的重要支撐，其戰略由

[11] 王普，「海軍近海防禦遠海護衛戰略是與時俱進」，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live/2015-05/26/c_127842991.htm。

[12] Jin Yongming, “Maritime state to maritime power,” *China Daily*, August 5, 2013, p12.

[13] 鄭浩，「建設海洋強國需要三大支撐力量」，2013 年 8 月 2 日，http://phtv.ifeng.com/program/sskj/detail_2013_08/02/28188558_0.shtml。

[14] 張建剛，「2030 年中國將圓海洋強國夢」，**環球時報**（北京），2013 年 1 月 10 日，第 5 版。

airiti

「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型結合」轉變是必然的趨勢。

四、結合近海與遠海擴大「海軍外交」成果

中共認為現代海軍艦艇具有功能齊全、調整控制性高、機動性強、武力投射性佳、可抵達海洋任一地點、象徵性高、常駐耐久性強等多種特性，這使得海軍除了具備一般軍事功能外，還是一種很好的「外交工具」。[15]「海軍外交」（Naval Diplomacy）係指國家動用海上軍事力量執行各種非作戰任務，以支持國家總體外交目標的一種對外軍事交往與合作方式，具體形式包括艦船訪問、聯合演習、人道主義救援、國際救災、維護海洋秩序等。中共常藉「海軍外交」途徑，試圖增加國防透明度，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消弭「中國威脅論」，創造穩定的周邊國際環境；以海軍外交為橋樑，牽引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為擴大上述這些「戰略利益」及影響力，中共海軍外交的活動範圍亦將隨之擴展，驅動著海軍走向遠海，其中執行常態性之亞丁灣護航任務即是最好例子。中共海軍在亞丁灣護航過程中，與同在該海域護航的有關國家和組織開展了情報資訊交流、指揮官互訪、聯合護航、聯合演練、駐艦考察等活動，加深了彼此間的瞭解與互信。同時透過護航這種實戰環境，中共海軍裝備接受了考驗，官兵也得到了鍛鍊。

[15] 馬健英，「海洋外交的興起：內涵、機制與趨勢」，**世界政治**（青島），第 4 期（2014 年 4 月），頁 70。

airiti

政策建議與結論

中共海軍戰略的轉型係屬向外「擴張型」，不可避免地會與區域內相關國家的利益發生碰撞，進而產生摩擦、衝突，易造成區域的不穩定。就我國而言，應有以下認知：

一、在政治上宜避免製造中共「武力犯臺」的藉口

中共海軍戰略的轉型必然會帶動其海軍現代化建設，屆時，無論是在武器裝備、作戰方式、作戰能力及軍隊訓練等方面的發展，均將對我國防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亦增加中共武力犯臺的籌碼與信心。兩岸關係的問題本質上是個政治問題，政治問題若用軍事方式來解決將是最下策，也是兩岸最不願樂見的結果。「和平發展」仍是目前兩岸最大的公約數，任何破壞和平發展現狀的言論或行為，都可能引起兩岸的緊張情勢。

二、在外交上需擴大我國參與國際社會的空間

隨著中共海軍戰略轉向遠海，其「海軍外交」的範圍與力道亦將逐漸擴大，相對地亦會壓縮到我國際空間，甚至將我在國際上「邊緣化」。我國政府必須積極開拓多元管道與對話機制，以全民的力量，突破中共封鎖，擴大我國參與國際社會的空間。除此之外，國防部亦須配合政府整體外交政策，持續推動與對我友好國家的軍事事務交流與合作，以互助、互惠理念，經由高層邀訪、智庫合作、軍事採購、教育訓練、軍事協助、人道救援等手段，與各國保持良好關係，爭取雙邊或多邊軍事合作交流機會，並藉此提升國際能見度。

airiti

三、在國防上須兼顧臺海及南海安全

值此中共強化海上武力建設及海上鬥爭準備之際，不僅影響臺海安全，亦威脅到我南海生命線及東沙、太平等島嶼安全。因此，國軍在軍事戰略構想規劃上，除了目前以臺海為主的建軍構想、兵力整建及戰備整備外，亦需提升南海在國防安全部署的優先程度，加強國軍的兵力投射能力，並與海巡單位協調合作，以因應南海軍事衝突。另外，建立一支強大海軍以因應海上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已是亞太國家海軍共同發展趨勢，我國亦應投注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在海軍的建設上，以增加我國在亞太的海權影響力。

隨著中共國家利益的延伸、綜合國力的提升及受亞太安全情勢等因素驅使下，中共海軍戰略逐步由「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型結合」轉變是必然的，惟在國防經費、造艦技術、人員訓練、後勤保障及海外基地等方面，尚有許多限制與挑戰尚待克服。值此中共海軍轉型之際，國人除了持續觀察其後續發展外，亦應發揮全民國防精神，支持政府、支持國防，「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